

寻碑马岙：一位文化特派员的田野调查

截至目前，已发现并记录了各类存字石刻近100通

□记者 王晓东

在舟山市定海区，马岙街道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它被誉为“海上河姆渡”，拥有六千年的文明积淀；它被称为“中国海岛第一村”，是舟山群岛人类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然而，对于驻马岙街道的文化特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定海区书法协会主席王忠军来说，马岙的魅力不仅在于地下的史前遗址，更在于散落在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的“活化石”——那些刻着文字的老石头。

从2024年8月到2025年12月，王忠军怀揣着对乡土文化的敬畏，用双脚丈量了马岙的六个行政村。这是一场孤独而执着的“寻宝”之旅，也是一次与历史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他几乎翻遍了马岙的角角落落，从依山而建的老旧民居到杂草丛生的废弃水渠，目光所及之处，皆是历史的痕迹。截至目前，他已发现并记录了各类存字石刻近100通。这些沉默的石头，如同一块块拼图，在王忠军的努力下，逐渐拼凑出马岙从清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、家族兴衰与人文精神。



王忠军（右一）在寻访中

书法家的直觉： 百通石刻的田野发现

“石刻是石头上的史书，更是书法艺术的博物馆。”作为一名资深的书法家，王忠军对碑刻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。在他看来，每一通碑刻背后，都站着一个鲜活的书写者。在马岙发现的近百通石刻中，字体涵盖了楷书、隶书、魏碑等多种风格。这些不知名的民间书家，或许在当时只是普通的秀才或乡绅，但他们用手中的毛笔，将那个时代的审美与情感凝固在了坚硬的岩石上。

王忠军的发现之旅，始于一种职业本能。在走访中，他注意到许多老房子在翻建时，会将旧时的碑刻随意丢弃或作为建筑材料。在团结村，他曾在路边发现一块断成两截的刻有“乾隆丁丑年嘉平十月”的门托石，造房的主家本打算将其丢弃，王忠军及时制止并妥善保管。这块门托石不仅证明了乾隆年间马岙在建筑方面的巧思，更成为了当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之一。

与古迹为邻： 唐之庆墓联的传奇重现

在众多发现中，位于团结村上段的一副墓联尤为引人注目。王忠军在一栋楼房的墙角石条上，意外发现了隶书题写的“眼前维古迹”五个大字。这是马岙石刻中极为罕见的隶书作品，笔法高古，筋骨分明。经考证，这是清代文人唐之庆为自己选定的墓址所题写的上联。月余后，在相隔数米处的另一墙角，竟奇迹般地找到了下联“身后得芳邻”，缘分之妙令人称奇。

这副完整的对联，串联起了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坛佳话。唐之庆生前仰慕元代在此修炼的道士单奇，特意将墓址选在“单奇洞”旁，以求“与古迹为邻”。他还邀请定海名士吴修堂以隶书题写墓联，吴修堂书毕后谦逊留下的跋文，与唐之庆“与古迹为邻”的追求，共同构成了一幅文人风骨的生动图景。这副对联，不再仅仅是石头，更是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口。

房梁上的生圻： 王亨彦的百年铁路梦

如果说唐之庆的墓联是文人雅趣的体现，那么在五一村发现的碑刻则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悲欢离合，更揭开了马岙历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——王亨彦

的神秘面纱。

一次，王忠军在五一村的路边查看一块废弃石条时，遇到了一位当地大娘，大娘邀请他到家中查看一块“有很多字”的石头。结果，在低矮的红砖房门梁上，王忠军震惊地发现了一块被当作建筑材料的石碑——这正是马岙大儒王亨彦（字雅三）的“生圻”碑。碑文详述了王亨彦家事及晚年接连丧子、丧媳的切肤之痛，以及友人白泉王昌科（号简龠）撰文劝慰的往事。友人写道，其子虽只活了二十九岁，但一生有抱负、有才气，远胜于那些碌碌无为而长寿之人。这番劝慰之语，穿越百年时光，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深切的悲痛与通透的生命观。据了解，此碑是主人家当年向生产队购买仓库等房子所得，当时石碑也是做为门梁存在的。仓库后来改建新房，石碑等旧材料也被依原样修建到了房子上。

然而，这块碑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王亨彦不仅是马岙王氏家族的先贤，更是舟山历史上极具前瞻眼光的“预言家”。早在120多年前的清光绪年间，当舟山还是一座交通闭塞的海岛时，王亨彦就在其编撰的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中惊人地提出：“能于其间，开通铁道，济渡轮舟，既可获利，又普公益。”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在舟山修筑铁路的人。如今，当王忠军抚摸着这块险些被水泥封存依稀有些残缺的文字时，不禁感慨万千。当年王亨彦笔下的“铁路梦”，如今已变成了现实中火热建设的甬舟铁路。

这块碑，不仅记录了家族的悲欢，更见证了这位先贤超越时代的视野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证人，连接着百年前的畅想与今日的通途，让后人在惊叹历史巧合的同时，也对这位乡贤肃然起敬。

石头上的史书： 填补空白的民间记忆库

这些碑刻是填补历史空白的“活档案”，是正史之外的“民间记忆库”。在马岙的寻碑过程中，王忠军发现了许多族谱中未曾记载的人物。例如，“宏辅林先生墓”碑上“世弟武维×”的落款，指向了马岙林氏与定海一个人才辈出但记载稀少的武氏家族的渊源；唐家老街一块刻有“六品军功”的碑石，则记录了一位在族谱中无迹可寻的唐氏先人。这些名字，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微不足道，但对于马岙这片土地而言，他们就是历史的亲历者和创造者。

此外，王忠军还发现了道光年间重

修的“于万斯年”石碑、同治年间的“沙嘴东西临万顷”石碑等相关文物。舟山博物馆收藏的景行书院官田碑也证实，马岙曾划出大片土地作为官方书院经费来源，其地方文脉之深厚，远超想象。这些石刻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：马岙不仅是“海上河姆渡”的史前遗址，更在清代深度参与了定海的文化教育建设。

与时间赛跑： 抢救濒危的乡土文脉

“历史是靠人推动的。这些碑刻最珍贵的地方，就是让那些原本模糊的名字，重新有了清晰的面目。”王忠军感慨道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大量老建筑被拆，碑刻或被当作建材，或被水泥抹平，或被一扔了之。王忠军的寻碑工作，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目前，他正着手将一年来的寻碑成果进行系统整理，计划编纂成册，并邀请孙峰、孙和军等本地文史专家进行考证与释读。这不仅是对马岙人文历史的一次系统性汇总，更是一位文化特派员交出的最扎实的“成绩单”。

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石刻，将不再是墙角沉默的石头，而将成为马岙“中国海岛第一村”的文化记忆中坚实而生动的注脚。王忠军的乡野寻觅，为马岙的历史补上了一块人文的拼图，也让后人得以窥见那片土地上曾经鲜活过的生命与情感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